

中国现代杂文精品

性爱哲学

●名家经典系列●

- | | |
|-----|---------|
| 周作人 | 关于通奸 |
| 聂绀弩 | 娼妓礼赞 |
| 林语堂 | 论裸体 |
| 沈松泉 | 肉的鉴赏 |
| 聂绀弩 | 论怕老婆 |
| 冯和仪 | 论夫妻吵架 |
| 俞平伯 | 性(女)与不净 |



THE BEST OF THE MODERN CHINESE ESSAY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琼)新登字第 05 号

责任编辑 方国荣

封面设计 舒少华

责任校对 卢杰

中国现代杂文精品

石言 陈敏 主编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发行

(海口市南航路桥企大厦 B 座 6 楼)

海军指挥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40 字数 880 千字

1994 年 10 月第一版 1994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套)

ISBN7—80609—063—0/I.16

定价:全四册 38.40 元(本册 9.60 元)

我也有话说

——《现代杂文精品》总序

石言

我不太愿意写散文，我生性“散”不起来。从事文学活动，我脑神经总是绷得紧紧地：总想“文以载道”，总想用自己的写作，为人类的精神文明增添一丝一毫。因此对于鲁迅先生倡导的杂文，便有浓厚的兴趣。杂文对黑暗势力是投枪和手榴弹，对社会弊病是显微镜和解剖刀，对于爱睡懒觉的公子千金，是闹钟或起床哨。

当然，杂文不是这样单一，对敌不是只用手榴弹，治病不是只用解剖刀。杂文百家争鸣，提供各不相同的智慧，提供各不相同的克敌手段和治病药方，供读者选择，融会贯通，达到明目清心，益智强身。

因而冯知明、陈敏等先生计划选编一套杂文精品，我很赞成，乐于提供一个老兵的臂助。

初选的四卷使我兴趣更高。这些精品文章，成篇的年代虽然是在解放前，但是温故而知新，对于读者们、特别是青年读者们认识今天的社会百态很有好处。因为五六十年前同是中华民族，而且中国二千年的封建传统、一百年的半殖民地习性，并不是那么容易扫除，所以“殷鉴不远”，这么多国内外著名的作家对世态人情的针砭，读来仍有切肤之感，仍能激活抗痾机制。

当前，大家都感到在我们中国，主要一方面是繁荣，次要一方面则是腐败。改革开放、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有伟大的成就，我们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迈步走着古今中外从来没有前人走过的光明大道。这是非常值得自豪的。而同时，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腐朽生活方式也有所泛滥，社会公德滑坡，精神文明衰弱的现象也令有心人忧虑。

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一是时代不同了；二是导向有矛盾。

1987/10/1

过去曾是抗争的时代，法西斯侵略、民族阶级压迫，使“大人民及其领导人不能不起而抗争，‘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时代呼唤英雄，依靠集体，歌颂牺牲。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在撤出延安后率领部队转战陕北的穷山深谷，与数倍敌人扭打，真正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争取了全面胜利。他们当然成为全国军民的最高楷模。结果是“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可现在呢？是“港台老板夹着皮包回来了”。湖北省天门市过去有两位司令率部打来打去，最后国民党司令逃往台湾，共产党司令当了将军。近年这位将军回乡，住进县委宾馆最好的套间，忽然县委同志来动员他让房，让给谁呢？就是那位国民党司令，人家现在从台湾来给家乡投资××万美元……

时代的变迁是外因，导向的矛盾是内因。

红军时期，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导向，也有右的或“左”的错误导向。一旦错误导向成了主导，便有革命的严重挫折。后来导向为毛泽东思想统一了，中国革命便节节胜利。解放后导向也有矛盾，偏“左”的导向时而成为主导，便有中国社会生产力二十多年的前进缓慢；日本、台湾与我们同时起步，却跑到了前头。这历史教训够沉重的。1978年以后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和党中央的基本路线成为主导，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建设成就极大，证明这理论和路线完全正确。但同时，实际上存在着另一种导向，那便是口头上也说反对拜金主义，行动上却以权谋私，攫取巨大财富，无形中造成自上而下的腐败倾向。试看对农民、对企业的名目繁多的摊派，屡纠而仍有不止！前些年有的县市，一度曾有不亚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农村摊派。这种种摊派，都是在职有权的共产党员制订的。而这些当官的共产党员，抬眼望着更大更高的官的家属于弟利用权势经营着大公司，便觉心安理得，他们的摊派收入主要还是为着本单位的财务呢！当然，经商发财，并不都是坏事，有的人主要在为国家赚钱；但是非法走私、损公利己而存款巨万的也大有人在！

如此，农民和企业除了对出捐交款怨恨之外，对共产党人中有言

行相悖的现象也感到灰心丧气。听到这种叹息之声，我这个有五十多年党龄军龄的老兵不能不激动。

党中央对此是非常注意的。反复强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过硬；还抓紧反腐败的斗争，并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但是，反腐败要取得重大的决定性的战果，需要强有力的民主监督。美国的总统、日本的首相，都曾被报纸公开揭露其重要的丑闻。这在中国目前却不可能。因为美国、日本都有反对派或中间派的报纸，而中国却没有。所以你既无法去调查某某人的秘密经营和海外存款，就是你偶然得到了真实的资料，你也无处公开发表。

很显然，我们中国目前还没有高度的民主，亿万群众影响国家大事的权力和能力不足。因此，很多人就跟着这种“拜金”的导向，不择手段地捞钱；而更多的人则象鲁迅先生在杂文中感慨地写了的：国事管他娘，搓搓麻将！

这样说，决不是我党的路线不对。相反，我完全拥护，而且是从熟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水平上来拥护的。我自觉地认为：邓小平同志的理论是当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唯一正确的创举。世界各国执政的共产党都没有解决好民主与集中的矛盾统一问题，没有解决好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因为民主必需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上发育，历史上多少有一点民主的希腊、罗马都是商品贸易发达的国家；而欧洲资产阶级民主的勃兴，也正是因为贵族在经济上没落，而新兴的企业家发财了，他们要求参政执政。中国虽然经过了强有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但过去实行的暂时还是“党主”而不是民主。违背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主观地不断改变生产关系，“一大二公”，弄得“耕者无其田”。农民养几只鸡一头猪的自主权也被剥夺，哪里还有民主！？结果是在民主革命并没有实现民主的情况下强迫搞“穷过渡”，过渡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

我并不主张现在就实行高度民主。我对孙中山和梁启超关于革命与民主的争论有深刻印象。梁启超说，中国不能革命，因为中国老百姓太无知，民主必大误。孙中山说，革命成功以后，我们可以实行

“训政”，帮助民众提高觉悟，然后再实行“宪政”和民主。我觉得他两人都言之有理。我的单位有位年轻战士，他乡里选举县的人民代表，竟选了一个贩卖妇女的人。这人和乡干部的关系很好，乡里的群众，则因为他给几个光棍解决了老婆问题，而且出钱修桥铺路……总之，在人民群众还没有“脱贫”和“脱愚”之前，不能不主要地由党来一手抓。有的人想照搬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实际只是少数人的民主，“文革”早有实践，“少爷上台还不如老爷”。而当市场经济大发展以后，广大群众家有报纸、电视，情况便大大不同。十五年前，我的丈母娘家乡无锡堰桥，农民见乡干部如老鼠见猫；而今许多农民成了乡镇企业的经理、厂长，许多人是专业户，和乡镇干部真是互敬互助，平起平坐。我的内侄从部队入了党复员回来，现在是出口企业毛纺厂厂长，勤俭奋发，已被选为市人大代表。

改革先从经济基础改起，使生产关系真正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促进生产力，繁荣经济，然后再一步步地改革上层建筑。我认为我们中国这样做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民主不足的情况，党政不分的情况，“舆论一律”的情况，在一定时间内不可避免，是保持团结安定的必要条件。要稳定，不要乱，是改革的重要前提。

即使在今天，民主的自发要求也随着经济和觉悟的提高而发展了。过去，全国性会议表决时如果少了三票，会引起主持者注意，要想办法查一下是谁“居然”不投票或投反对票；而近来有的领导人当选只有三分之二的选票，就是说有数以百计的人“胆敢”反对。浙江省“人大”竟把共产党中央提出的省长候选人否决了。这些，在选民们看来，是民主在发展的好事！

当然，决不是说，只要经济上改革开放胜利，民主自然而然会降临，精神文明、社会公德自然而然会提高。那些以权谋私腰缠亿贯的人，知道自己“屁股上不干净”，是决不会赞成新闻自由的。我们党内有反民主的势力。因此，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精神文明，除了发展生产力，使群众“脱贫”，还需要大家从意识形态方面努力，帮

助群众“脱愚”。揭示社会的各种弊病。制造和使用刺刀、手榴弹、显微镜、解剖刀，至少，把闹钟和起床哨搞响，使醒悟奋勇的人越来越多，遍及城乡边陲，我们党、我们国家就能建设得更好更好，成为全世界自由民主、繁荣富强的楷模！

所以，对于这四卷杂文精品，我也寄以奢望，希望他们能起社会警醒的作用。

请看这本《流氓公仆》吧。它主要是揭示民国以来各种各样官僚、军阀、奴才们（孙中山认为应该是国民的公仆）的脸谱。他们对人民苛捐杂税，贪赃枉法，真是“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刺”；他们官商合一，形成官僚资本。在吴晗的《论防止官僚资本之发展》中，还记下1946年以国共两党为主的政治协商会议订定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其第六章第四条写着：“防止官僚资本之发展，并严禁官吏利用其权势地位，从事于资本垄断，逃税走私，挪用公款，与非法使用交通工具。”结果当然适得其反，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作为比纲要严禁的要宏大得多。官僚政治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如此普遍，以至把中华民国变成了“中华官国”。不幸的是，直到今天，在中国大地上“官商合一，由来久矣”的现象并未绝迹；搜括“民脂民膏”的行为也难以禁绝。在聂绀弩写的《人怎样变为非人》中，作者痛斥了拍马屁升官的“非人”。因为写作的时代是1949年8月，全国即将解放，作者乐观地在篇末写道：“不过这种现象，大概立刻要结束了。”作者怎么也想不到，十七年以后，还有林彪等等的“非人”，把拍马屁升官的艺术发展到极致。所以，读这本书，就会多方面地增加见识，得到启发。

再看第二本《自由呐喊》吧。它揭示了中华民族的各种发霉的心态，把陈旧保守、落后腐朽的国民心理：陋习、劣俗、恶德、奴性等等，淋漓尽致地展现。其主要的最致民族死命的一项是甘心做顺民家畜，不敢抗争。因而鲁迅的文章《从孩子的照相说起》就反对“奴隶性”，大力提倡“大叫大跳”，一直到在《忽然想到（五）》中的名言“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一直到“三一八”北京惨案后不畏逮捕和酷刑的六篇光辉的檄文。当然，

这么多的名作家，对各种无奇不有的国民性的看法自会各有千秋，正因为如此，就能以他们各自的智慧，增加读者感受和思考的广度的深度。除掉劣根性可是建设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

《人语鬼话》是一本有趣的书，它没有前两本的高峻，却多含人生哲理。它首先研究发财致富，颇有高见。当时中国是比较不发达的市场经济，读这本书可以悟到市场的若干窍门，并提高其层次。就以陶菊隐写的《生意经》来说吧，他介绍的美国惠勒的《售物秘诀》既有趣又有效。售货员、招待员的精妙的一句话便能在一瞬间征服顾客，做成生意，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这本书对物质生活、社交生活中的嬉笑怒骂、吃喝睡玩都作了精到的描绘和研讨，兼及一些特殊的心态，都有助于我们生活得更安康更美好更高雅。

最吸引人的可能是第四本《性爱哲学》了。它研究的中心便是年轻美丽的女性。可是它探讨的范围却相当宽广：恋爱、求婚、结婚、婚外恋、离婚、失恋、嫖娼、纳妾、交朋友、写情书、做媳妇、生孩子、当“花瓶”以至美容、装饰、怕老婆、争女权等等。女作家冯和仪最有切身体会，写来细致亲切，引人入胜。而性爱方面，奇异的见解特多。鲁迅的胞弟、当过汉奸的作家周作人写了《娼女礼赞》，真认为妓女的职业比女工高级。冯和仪的《恋爱结婚养孩子的职业化》，竟探讨能不能有一批人以此三门为专职。娼妓卖爱是专业，也可以有一些女人（或男人）以出卖（或拍卖）爱情为副业。有的人则分工专门与购买者结婚，在一定的年月内做妻子，但不负责生孩子。生养孩子则列为“国营企业”，在这类企业中“工作”的人须有健全的体格和智力，以便专门为国家社会进行符合优生学原则的传种。此种想法，真是闻所未闻，却也不是全无启示的作用。

总之，这四本书，都是值得一读的。当然众口难调，也必然会有一小部分文章不合某几位读者的口味。但只要大部分文章能够增加读者的见识智慧，有助于精神文明建设，甚至能提高民主的觉悟，那我们就“死也瞑目”了。最后，要致歉意，因时间紧迫，有些原作的作家未及联系。希望作家们见谅，并和我们联系。

主 编:石 言

副主编:诚 敏 洪 运

策 划:冯知明 邵玉清

《性爱哲学》目录

论薄命	冯和仪(1)
女人	梁文秋(5)
谈女人	冯和仪(8)
关于女人	瞿秋白(12)
谈女人	张爱玲(14)
有女同车	张爱玲(24)
理想中的女性	林语堂(25)
女儿羞	沈松泉(29)
少女与妇人	沈松泉(31)
女人的眼睛	沈松泉(33)
我的女友们	冯和仪(35)
夏娃的苹果	林语堂(37)
女论语	林语堂(38)
关于女人的书籍	唐 弢(42)
女性与音乐	丰子恺(45)
摩登女子	林语堂(52)
论女子交友	冯和仪(57)
我最尊敬体贴她们	冰 心(61)
致一个妇人	沈松泉(64)
女人	朱自清(67)
论裸体	林语堂(72)
裸体游行考订	周作人(76)

女子故事	废名(80)
跳舞场中	沈松泉(82)
性的解放	周作人(84)
关于通奸	周作人(89)
爱情的表现	曹聚仁(91)
穷袴与贞节带	周作人(95)
上下身	周作人(100)
初夜权序言(译)	周作人(102)
我之节烈观	鲁迅(105)
奇怪	鲁迅(113)
男人的进化	鲁迅(115)
论女子为强暴所污	胡适(117)
情诗	周作人(119)
猥亵的歌谣	周作人(122)
文章的放荡	周作人(128)
春	沈松泉(133)
读《欲海回狂》	周作人(135)
“半春”	周作人(138)
男化女	周作人(140)
诃色欲法书后	周作人(145)
惜春	沈松泉(149)
肉的鉴赏	沈松泉(151)
论性的吸引力	林语堂(153)
性(女)与不净	俞平伯(159)
提倡禁嫖	胡适(162)
说青楼	林语堂(162)
妓女与姬妾	林语堂(168)
媚女礼赞	周作人(174)
穿裙与不穿裙	周作人(178)

文人之娼妓观·····	周作人(181)
论娼妓·····	聂绀弩(184)
风化是什么·····	客天(187)
广告摘要·····	廖沫沙(189)
体貌篇·····	聂绀弩(191)
真情善意和美容·····	冯和仪(194)
装饰美·····	沈松泉(198)
缠足·····	林语堂(201)
我的择偶条件·····	冰心(204)
恋爱结婚养孩子的职业化·····	冯和仪(207)
做媳妇的经验·····	冯和仪(211)
论夫妻吵架·····	冯和仪(216)
论离婚·····	冯和仪(222)
离婚与结婚·····	周作人(228)
恋爱和求婚·····	林语堂(231)
罗素离婚·····	林语堂(235)
无谓的界限·····	叶圣陶(239)
新时代女性·····	林语堂(244)
厌恶女性者·····	梁实秋(247)
男人·····	梁实秋(249)
给男性·····	陈学昭(252)
论武太郎·····	聂绀弩(256)
论怕老婆·····	聂绀弩(264)
女权论者·····	钱歌川(271)
典型何在·····	钱歌川(276)
第十一种人	
——谈男女平等·····	冯和仪(281)
补衣主义和光棍主义·····	刘冠梧(285)
爱的馈赠·····	沈松泉(287)

论红颜薄命

冯和仪

红颜薄命，这四个字为什么常连在一起，其故盖有二焉：第一，红颜若不薄命，则其红颜与否往往不为人所知，故亦无谈起之者；第二，薄命者若非红颜，则其薄命事实也被认为平常，没有什么可谈的了。这就是红颜薄命的由来。

天下美人多得很，就是在霞飞路电车上，我也常能发现整齐好看的姑娘。她们的眸子是乌黑的，回眸一笑，露出两排又细又白的牙齿，我想，这真是美丽极了。要是同车中有一个尊贵的王子，爱上了她，这位姑娘的美名马上就可以传遍整个的上海，整个的中国，甚至于整个的世界。可惜尊贵的王子决不会来与我们一同搭电车，就是勇敢的武士，豪富的官绅等辈也不会。她们成名的机会多难得呀，就是有，也只是在浪漫的诗人身上。

要知道一个好看的女人生长在一个平凡的家庭里，一辈子过着平凡的生活，那么她是永远不会成名，永远没有人把黑字印在白纸上称赞她一声“红颜”的。必定在一个偶然的会里，她给一个有地位的男人看中了，这个男人便把她攫取过来，形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于是牡丹绿叶，相得益彰。她既因他而一举成名，他也因她而佳话流传了。美人没有帝王，将相，英雄，才子之类提拔，就说美到不可开交，也是没有多少人能知道她的。

譬如说吧，西施生长在宁萝村，天天浣纱，虽然有几个牧童，樵夫，渔翁等辈吃吃她豆腐，她的美名可能传扬开去到几十里以外的村庄吗？即使她有一天给挑水夫强奸了，经官府起来，至多也不过一镇的人知道，一城的人知道足矣，那里会名满公卿，流传百世，惹得骚

人墨客们吟咏不绝呢？这也是她机会凑巧，合该成名，有一天正在流纱的时候，刚好给范大夫差来寻美女的人瞥见了，于是她便给人家一献而至范大夫府上，再献而至越王座前，三献而进于夫差宫中。于是她的“红颜”出名了，薄命也就不可避免。

的确，在从前的时候，王宫就是红颜薄命的发祥之地。一个如花如玉的少女进了宫里，不是没有机会见男人守空房到老，便是机会来了给那个骄恣横暴粗俗恶劣的所谓皇帝也者玩弄。那家伙有的是权，有的是势，有的是金钱，有的是爪牙，还有礼啦法啦种种宝贝给他做护身符，一个美人到了他手里，便再也别想受他的尊重及爱护，相反地，他只知道蹂躏她，而她也只好忍受着听凭摧残。他也许是年老龙钟的，荒淫过度身体衰弱不堪的，有恶疾的，脾气当然不好，文才武才都没有，面貌也很难希望他生得端正漂亮，但是你都得忍受，还要感激他给你的皇家雨露之恩，不忍受不感激便是大逆不道呀！当我读到长恨歌中“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这两句时，总觉玉环太苦，倒不如趁早长眠马嵬坡下，得到永久的体息为妙。皇帝是这样，其手下的权贵们也就差不了多少，所以美人嫁给阔佬大概是很苦的。许多美人之没有后裔，大概也是由于她们的男人荒淫过度失却了生殖能力之故，盖当时未必有可靠的避孕法也。

婚姻不如意，便是顶薄命的事，理想婚姻是应该才貌相当的。所谓才貌相当，也不仅是男有才而女有貌，我的意思乃是说男之才与女之才相称，男之貌与女之貌也相当之谓。男女双方之才均称则精神上愉快，男女双方之貌得当则肉体上满足，这是灵肉兼显的顶完善办法。而且话得声明在前，这里所谓才也貌也都是指广义的而言，才乃包括一切思想学问志趣嗜好，不是专指吟诗作画等一艺之长；貌亦包括年龄健康清洁卫生，并不是专论一只而孔的呀。

此外尚有更重要者，则为道德之讲究。在婚姻关系中，若有一方不讲道德，即令才貌相当，恐亦难致幸福。至若一般有地位的男子想藉其优越势力以猎取女人的肉体，或一般长得好看的女人想利用其美貌以猎取男子的金钱，则其动机已经卑鄙，道德观念全消失，那里

还谈得到真正的爱情幸福呢？

可惜许多女子都见不及此，这也是造成红颜薄命的另一原因。盖美貌常与年轻相连，年轻的女子常常缺乏经验，缺乏学识，则也是事实。学识经验既然缺乏，自然容易上钩，受人之骗，后悔莫及。美貌与思虑常是成反比例的，不会思虑的人，吃吃睡睡，跑跑跳跳，便容易显得年青好看。而一般男人又多赞美她的好看，而不提及她的无知，有时还说无知更能显出娇态，逗人爱怜。其实这句话可不知害坏了多少女子，于是她们只求娇态，不敢多动脑筋，结果果然红颜了以后，薄命也就不可避免，这是美人不能思想之误。

美人不能思想，不肯学习，心地便狭隘，胸襟便龌龊起来。自己不肯努力向上，只希望有个现成的阔佬来提拔提拔她，于是见了君王眼红，见了卿相眼红，见了英雄眼红，见了才子眼红，仿佛只要一做这些人的妾，便可身价百倍，骄旧日侪辈而有余了，于是你也竞争，我也竞争，大家抢夺良人，一人得意，万人伤心，红颜薄命的故事更层出不穷了。这可真真便宜了男人，美中择美，少里挑少，此往彼来，一直快活到死。有时还可三妻四妾，兼收并蓄。现在虽说盛行一夫一妻制，但红颜女子想嫁部长经理之类的还是太多，有财有势的男子与年轻美貌的女子结合，是最最普通的事，也是最最危险的事。盖有财有势的男子大都老奸巨滑，而年轻美貌的女子又多无学无识，其不上当，安可得乎？此红颜所以更多薄命机会也。

至于薄命者若非红颜，便无人说起或说起而无人同情一节，这颇使我愤便不平。也许我就是这么一个碌碌庸人吧，我只知道敬佩无名英雄，也同情另一批不红颜而薄命，而且比红颜而薄命者更苦上万分的女人。譬如说天宝遗事吧，杨贵妃死了，多少人同情她，为她做诗，做戏曲，做文章，因为她美得很哪。其实她生前既淫乐骄奢，死后太上皇还一直惦记着她，遣方士觅取她的阴魂，也算够哀荣的了，比起长门镇日无梳洗的梅妃来，不是已幸福得多吗？不过梅妃也相当漂亮，惊鸿舞罢，光照四座，因此也有人为她的失宠而洒一掬同情之泪，比起那倒霉的皇后以及白头宫女辈来也不知多幸福几许了。那些非红

颜的女人在平时既无人怜爱，赐一斛珍珠慰她们寂寥，乱时又无人保护，死者死，剩下来的也只有继续度凄凉岁月到老死罢了，这还不是更薄命吗？

老实说，历史家常是最势利的，批评女人的是非曲直总跟美貌而走。一个漂亮的女人做了人家小老婆，便觉得独宿就该可怜，如冯小青般，双栖便该祝福，若柳如是然，全不问这两家大老婆的喜怒哀乐如何。但假如这家的的大老婆生得美丽，而小老婆比不上她的话，则怜悯或祝福又该移到她们身上去了，难道不漂亮的女人薄命都活该，惟有红颜薄命，才值得一说再说，大书特书吗？

戏剧家看穿这层道理，因此悲剧的主角总拣美丽动人的女子来当，始能骗取观众的同情，赚得他们不少眼泪。譬如说，剧情是一个男人弃了太太，另找情人，太太自杀了，那个饰太太的演员便该比饰情人的演员漂亮得多。于是在她自杀之后，观众才会纷纷叹息说：“多可怜哪！红颜薄命。”若是饰太太的演员太难看了呢？则观众心理便要改变，轻嘴薄舌的人们也许会说：“这个黄脸婆若换了我，也是不要的，死了倒干净。”那时这出戏便不是悲剧，而是悲喜剧了，主角是那个情人，她的恋爱几经波折，终于除去障碍，与男主角有情人成为眷属了。

美的力量呀！无怪成千成万的女子不惜冒薄命之万险而唯求成红颜之美名。及至红颜老去，才又追悔不及了。男子也有美丑，但因其与祸福无大关系，故求美之心也就远不如女子之切。女子为了求美，不惜牺牲一切，到头来总像水中捞月，分明在握，却又从手中流出去了。时间犹如流水，外形美犹如水中月影，不要说任何女人不能把它抓住捏牢，就是真个掬水月在手，在手的也不过是一个空影呀！至于真正的月亮，那好比一个人的人格美，内心美，若能使之皎洁，便当射出永久的光辉。红颜女子不一定薄命，红颜而无知，才像水中捞月，随时有失足堕水，惨遭灭顶之虞呀。

女人

梁实秋

有人说女人喜欢说谎；假如女人所捏撰的故事都能抽取版税，便很容易致富。这问题在什么叫做说谎。若是运用小小的机智，打破眼前小小的窘僵，获取精神上小小的胜利，因而牺牲一点点真理，这也可以算是说谎，那么，女人确是比较地富于说谎的天才。有具体的例证。你没有陪过女人买东西吗？尤其是买衣料，她从不干干脆脆地说要做什么衣，要买什么料，准备出多少钱。她必定在要东挑西拣，翻天覆地，同时口中念念有词，不是嫌这匹料子太薄，就是怪那匹料子花样太旧，这个不禁洗，那个不禁晒，这个缩头大，那个门面窄，批评得人家一文不值。其实，满不是这么一回事，她只是嫌价码太贵而已！如果价钱便宜，其他的缺点全都不成问题，而且本来不要买的也要购储起来。一个女人若是因为炭贵而不生炭盆，她必定对人解释说：“冬天生炭盆最不卫生，到春天容易喉咙痛！”屋顶渗漏，塌下盆大的灰泥，在未修补之前，女人便会向人这样解释：“我预备在这地方安装电灯。”自己上街买菜的女人，常常只承认散步和呼吸新鲜空气是她上市的惟一理由。艳羨汽车的女人常常表示她最厌恶汽油的臭味。坐在中排看戏的女人常常说前排的头等座位最不舒服。一个女人馈赠别人，必说：“实在买不到什么好的……”其实这东西根本不是她买的，是别人送给她的。一个女人表示愿意陪你去上街走走，其实是她顺便要买东西。总之，女人总欢喜拐弯抹角的放一个小小的烟幕，无伤大雅，颇占体面。这也是艺术，王尔德不是说过“艺术即是说谎”么？